

有没有特别让你惊艳的古言， 疯狂想安利给别人的那种？

我嫁到将军府冲喜的时候，还不满十五岁。

我的夫君是当朝大将军之子宋仪亭。宋仪亭跟其父亲一样，也曾是战功赫赫的人物。可惜刀剑无眼，在沙场上宋仪亭无意腰脊受伤，瘫窝在床榻如今已有数年。

今年夏日，坊间突然传言宋仪亭病重濒危，宫廷御医、江湖郎中请了个遍，也没见好。

传言后没几日，媒人频频上我家门，不久后将军府的聘礼下到了我家，说我的八字与宋仪亭相合，是注定好的姻缘。

不过是冲喜，说得倒是好听。不知道是哪个牛鼻子老道给宋家出的主意。

我娘哭着想以我未及笄为由拒了这门婚事，可是我爹不同意。

他说嫁到将军府是我们这种小官宦人家多少年都求不来的福分，哪怕是五岁嫁过去做童养媳也是高攀，哪能说拒就拒。

况且，这婚事是皇帝赐的。父亲大人实在左右不了。

大婚那天，京城异常热闹。长街十里结彩，童叟妇孺无不出来观看热闹。将军府更是喧腾，锣鼓鞭炮没休止地响，人声鼎沸一团喜气。

可是热闹归热闹，我自始至终没有见到宋仪亭。

摆布了一天我早饿了，捂着咕咕叫的肚子捱到晚间，我才被送到东院。

东院是宋仪亭的院子，门前静悄悄的，与前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偷偷问院里的丫鬟，才知道宋仪亭确实已病得厉害，不喜热闹，所以大婚时免了这个院里的一应礼数。

丫鬟还说，这位宋家二爷为这场婚事赌气，本就不好好吃药的他，脾气更差了。

屋里闷得慌，即便我顶着盖头，也闻得到浓郁药味，苦涩至极。

别说瘫了的人，就是个正常人，在这屋里待得也难受。

闷声坐了很久，在我踌躇怎么办的时候，床上的人终于开口，声音微弱：「盖头掀了吧，人都走了。」

我胆儿小，遵从母亲和教习嬷嬷所言，不敢太造次，但是最基本礼数的我还是知道的。

我声比他的还小，如蚊吟：「母亲说，得夫君掀。」

又是一阵长久地沉默。许久后，床榻上的人似乎挪了挪手臂：「过来。」

我循声靠过去，离他近了一点儿。

一只枯瘦的手攥住了红盖头，轻轻扯了扯。在我以为他就要拽下来的时候，他顿住了动作：「你叫什么？」

「琬琬。」

「张书礼大人独女，张琬？」

我微微垂头：「嗯。」

娘说，将军府只是对这场婚事用心，并不是对我用心。我娘说的没错，新婚之夜，我的夫君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。

「你这么小，让你进这个火坑，嫁给我这个将死之人，怕吗？」隔着红盖头，宋仪亭这么问我。

我不知道。我听过传言，说数年病床苦熬，当年仪表堂堂的宋仪亭而今早已没有了人的模样，形容枯槁。

可是我不敢说怕。

我看着他白得骇人的指节，撒谎：「不怕。」

他似乎在发笑：「为什么？」

「因为你是我的夫君啊。」

倏地盖头被掀开，眼前的红变成暖黄的烛光。我下意识抬手挡了挡光，错开手指看过去的时候，看到了躺在枕上的宋仪亭。

很意外，他长得很俊秀，也许真是久卧病榻的缘故，他的五官过度清瘦明朗，眉骨鼻翼挺立有致，却颇有嶙峋的美感。皮肤甚白，远超过我的肤色。

灯光晃动，床头燃着一对儿红烛。

他取下盖头后，别过了头去。他呼吸的时候盖在身上的薄被轻动，声音低哑浮若游丝：「隔壁厢房空着，你过去睡吧。」

我闷闷的：「是我长得丑吗？」

他转过脸，凝眉看我。他实在俊得很。我倒更相信之前的传言，他身体无恙前，定然是个出众的人物。

「许是我太丑，你才会说这样的话。新婚夜被夫君赶出去睡，我会被人笑掉大牙的。」

「不会，我不告诉旁人……」他说着深咳了起来，一声比一声重。

门外佣人敲门，紧张得很：「二爷。」

宋仪亭呵斥要推门进来的人，话说得凶：「滚。」

「二爷，您把药喝了吧。」因着宋仪亭的重咳声，听起来门外聚了不少人。

「二爷，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，您就喝口药吧。」

丫鬟侍从一个个劝说，说得越多，宋仪亭的脸越黑。别说宋仪亭，我听着都烦。

宋仪亭咳得厉害，顾不得说话，我只得出声：「药先放门口吧。」

门外的人跟寻着救命稻草一样：「二奶奶，您劝劝二爷。」

「你们下去吧。」我扬声道。

门外的人呼呼啦啦又走了，恢复了安静。

我第一次使唤这么多人，还是将军府的人，多少有点紧张。我探探脖子，听着门口没动静了，转头欣喜道：「走了。」

我放松下来，舒一口气，问他：「你也是怕苦，才不想吃药的吗？」

宋仪亭呼吸很艰涩，深喘着，饶有意味地看了我一会儿，道：「不是。」

「那我们不一样。我不爱吃药是因为药苦。吃完后嘴巴里大半天都是苦的，吃什么都不香。不过我娘办法很多，她会给我做蜜饯。喝一口药，吃一颗蜜饯，就不会那么苦了。」我好奇，「你有蜜饯吗？」

宋仪亭摇头。

他还在咳，没有罢休的意思。

我有点急，凑过去，学着我娘的法子，给宋仪亭顺气似的抚着胸膛。

他咳完了，红着眼角拦我：「离我远点。」

「不。」

也许是我的法子有用，他的咳嗽渐弱，整个人好很多。

我动作有点别扭，索性跪坐起来，靠在他身侧。我不死心地问：「你为什么不吃药啊？」

宋仪亭好像很不喜欢我动他，抬手避开我：「不想吃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他有点恼，毕竟是男子，哪怕是生病了，推开我的力气还是不小：「别叨扰我，我让你去隔壁睡觉。现在，立马，出去。」

一阵动静不小的咳嗽后他原本恢复了不少，可是言语间脸又红了，而且鬓角微微生汗，模样很反常。

「不吃药病情会加重，会……」不吉利的字在我嘴边，我避讳着，没讲出来。

宋仪亭咬牙，说我没说完的话：「对，我就是求死。与其躺在这里任你们摆布，受病痛折磨，与其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消磨余生，我还不如去死。」

他的模样是好看，可是发怒的样子也是真的凶。

我被呵斥在原地，半天不知道怎么劝他。

他发完了一通火，冷静几分后，看向我，再度说道：「离我这个废人远一点。」

比起高门楣的将军府，我虽是小门小户出身，但也是被爹娘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没被人这么凶过。

我委屈极了：「你不能死。」我眼巴巴地瞅着他，「你死了，我就是寡妇了。」

我说着眼泪就出来了：「我还未满十五岁，不想做小寡妇。」

宋仪亭愣了，呼哧呼哧喘着气，看我的眼神都变了。

我忙了一天，饿了一天，心里更不畅快：「我娘说，既然我嫁过来，就要好好照顾你。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，我得对你好。」

宋仪亭出声：「你娘还说什么了？」

「我娘还说，我得听你的话，得替你打理好内宅之事，还得.....还得.....」我挂着眼泪花儿结巴了。

「还得什么？」

「还得给你生育子嗣。」

宋仪亭没说话，半天后，伸手抚上我的脸给我擦泪：「脸哭花了。」

他的手很瘦，却很大，掌心能托住我的大半张脸。我羞涩地避一避，冷不防把眼泪掉到了他掌心里。

我低声：「哭花就更丑了，你更要嫌弃我了。」

他款款瞧着我，半晌后，笑了：「你不丑。」

「那你赶我去隔壁睡？」

宋仪亭擦干了我脸上的泪，收回手：「这屋逼仄，你睡不好。」

「不会的，我在娘家的房子远没这儿大。」

「我不是说这个。」

我绞绞衣角：「我知道。」我声音低到细不可闻，「我不缠你，夫妻之事，等你病好了再说。」

他更意外：「这也是你娘教你的？」

「不是.....是你们将军府去的礼仪嬷嬷教我的。」

宋仪亭听完哂笑一声，躺倒在枕上：「事事都要被安排，连闺房之事都替我想好了。可笑。果真是个废人。」

「你不是。」

宋仪亭貌似是真生气了，半晌不理我。

我讨好地说：「算八字的先生说，我命里富贵，想来，这富贵是你给的，」

「骗人的东西，你也信？」

「信。」我轻轻扯他的衣袖，抽抽搭搭地讨好他，「相公，我饿了。您先给赏一口吃的吧？等我吃饱了，才有力气享受荣华富贵。」

宋仪亭摆着的脸缓和下来，示意我：「桌上有糕点，是太后娘娘赏赐的，还新鲜。」

「皇宫里的糕点啊？！我没有吃过！」我不扯宋仪亭的袖子了，翻身下床，从桌上端起糕点。

没吃几口，看到宋仪亭看着我。我递过去一块：「给你。」

他摇头：「我不吃。」

我吃得鼓个包子脸，直嘟囔：「你尝尝，很好吃。这季节怎么会有玫瑰溏心呢？太好吃了！」

我把宋仪亭不吃的那块咬开，看到里面的玫瑰芯红得诱人。

宋仪亭突然开口：「那我尝尝。」

我从盘子里找玫瑰芯的糕点时，他直言：「手里那半块就够了。」

「我咬过。」

「无妨。」

皇宫里的东西确实不赖，不光我吃得多，连宋仪亭也跟着吃了不少。我吃得肚子浑圆，吃饱了犯困，坐在床上打盹儿。

宋仪亭看不过去，想给我腾个地方出来：「不想去隔壁，那就在这儿睡吧。」

我迷迷糊糊：「不行，你还没吃药呢。」

「我不吃你就不睡？」

「嗯！我娘说，照顾夫君，是我的本分……」

宋仪亭嘀嘀咕咕，我仔细听，原来在抱怨我娘的话真多。许是吃饱了心情好，他唤门外廊下守夜的人：「把药热一热，端进来吧。」

门外的人万万没想到宋仪亭会主动吃药，小心谨慎地端着热好的药进门，矮身下来想喂时，被宋仪亭拒了。

他冷声骂：「我还没有废到连药碗都端不住的地步。」

下人巴不得宋仪亭自己喝，放下药碗溜之大吉。

我拖着腮，看着宋仪亭一口气喝下一整碗。

药汤苦涩，味道甚浓。我抽抽鼻子，有点儿可怜他：「苦吧？」

宋仪亭应付我似的，轻声「嗯」了一下。

我从袖中掏出颗饴糖放在他唇边：「吃了它就不苦了。」

我有点儿不好意思：「我本藏在袖子里，想在花轿里吃的。结果一路上太紧张，给忘了。」

宋仪亭含着一颗糖，问我：「路上为什么紧张？」

「大姑娘上花轿，当然紧张了。我想着，万一我的夫婿是个丑八怪，那我可怎么办。」

「现在呢，觉得他丑吗？」

宋仪亭睡过的地方很暖和，我太累了，躺倒在他腾出来的那块地方，窝在他身侧。他身上也是浓浓的中草药味，似乎有助眠的功效。

我抽抽鼻子凑近，贴上他的衣衫：「不丑，好俊好俊。」

入睡前意识迷糊，隐约听到宋仪亭又叹气：「那又如何，注定是个瘫死在床的病人。」

「可是病总会好起来的。」

「是吗？」

「是。」

.....

二、燕尔

很多人同情我，觉得我嫁了个重病不愈的瘫痪之人，其实我觉得，嫁给宋仪亭也有嫁给他的好。

宋仪亭脾气不好，没生病前就是个不好惹的，而今病了越发不好说话。因着他的臭脾气，府里对东院都是时时敬避着。而我也因为这个免去了不少束缚，不光少了晨昏定省，还能跟着宋仪亭贪睡许多时辰，远比在闺中时自在。

况且因为冲喜，宋仪亭的身体当真好了不少，老将军夫妇待我更加怜爱，我的日子十分舒坦。

秋凉时，宋仪亭难得的没有像往年那样复发旧疾，太医来看的时候，直言身体起色不少，大有恢复的苗头。

全府上下很欣慰，中秋的时候特地摆了场螃蟹宴，请了好些同族家眷来做客。

宋仪亭没去，他照旧在屋里闷着。

我草草吃了些，赶回了东院。

我以为他睡了，推门进去后，罕见地发现他别有兴致地在灯下读书。

听到我进门，他头也不抬地问我：「家宴如何？」

秋日夜凉，我贪宋仪亭被窝里的暖意，脱了鞋窝进去，笑言：「好生热闹。母亲说，等你明年好了，再办一场。」

宋仪亭翻书：「不去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无聊的紧。不过是家长里短。」

我点头：「是，全是家长里短。不过哪里无聊了，还挺有意思的。」

我给他讲我在宴席上听来的趣闻：「前些天远房王姨妈送了个女使过来，非要放在三弟房里，结果被三弟妹给赶了出去。王姨妈好没面子。」

宋仪亭目光在书页上，不知道他在没在听。我自说自的：「刚才我在席间问三弟妹，不想收作妾，做个女佣也行，干嘛赶人家走。三弟妹说，她要是不赶走，明儿那女使就得送到咱们东院来，就成你的妾了。」

「还有，听说四弟重阳要回京，母亲在张罗……」

我托腮说了半天，发现宋仪亭不翻书，也不出声。

我好奇地抬头。

烛光下，宋仪亭定定地瞧着我，眸光如水。

丫鬟端着药进门，看着我们夫妻面面相觑，瑟缩道：「二爷，二奶奶，药好了。」

宋仪亭回道：「放那儿吧。」

丫鬟出门的时候，他又叮嘱：「把门关好了。」

屋内静得落针可闻，只有药香味弥散。

「给我做妾，你是接纳呢，还是也像三弟院里的一样，把人家赶出去？」

「接不接纳不是你说了算吗？」

「我说了算啊？」宋仪亭合上书，大有和我聊下去的架势，「如果貌美，我觉得可接纳。」

「啊？」

这个回复挺让我意外的。在我还未嫁给宋仪亭之前，我就听说他是个全然不好女色的人，嫁过来数月也是，即便偶尔宿在他的床上，他也谨遵医嘱，没对我有半分他念。

「这样啊……」我悻悻的，说不失落是假的。原以为自己的相公是个省心专一的，没想到天下男人一般模样，还没吃到碗里的，就已经巴望锅里的了。

不过想回来也是，我年岁小，宋仪亭年纪却不小。即便他瘫了，也是个成熟的男子。如他这个年纪的旁人，早妻妾成群了。

「你喜欢什么样的，我明儿开始给你物色物色。」我垂着眸，挠挠鼻头说。

宋仪亭支使我：「你给我喂药，我就告诉你。」

这人越厉害了。洞房夜的时候还出言骂别人把他当废人，而今病情好转了，倒真做起废人来了。

我不情不愿下床，端回药碗凑过去，一口又一口地喂他。

我喂得不走心，他唇角沾着药汁我也懒得理。他伸舌舔一舔，问我：「好苦。上次你从娘家拿回来的蜜饯呢？」

「没了。」

「我听岳母大人说，挺多的，怎么这么快就没了？」

「你吃得太快，吃没了。」

「哦。」再喝下一口，他又问，「不会是你偷吃了吧？」

眼看药碗见底，我终于解脱。把碗放回去，我剜他一眼：「我没有！」

宋仪亭出声骂咧：「胆儿越来越大，敢这么瞪你相公。」

我往被窝里钻：「和月如吃了会酒，头晕，我先歇着了。」

宋仪亭伸手从被窝里捞我：「还早，你白日里就多睡了一个时辰，这会儿再睡，天不亮你又得折腾我。」

我是挺折腾他的。

洞房夜之后，我确实应宋仪亭的要求搬去了隔壁，但是偶有他身体特别差时，我会过来陪他。陪他的夜里，我醒着的时候，会辗转不停。宋仪亭睡眠轻，我动一动就醒了。

我直往被窝里钻：「不，我要歇着。」

他腿脚不好，力气却挺大，伸双臂抱我，抱起来把我围在臂弯里。

「娘子，你还没有给为夫擦洗身体呢。」他靠在我身侧说。

「叫旁人给你擦。院里这么多伺候的，我没嫁过来前，二爷你不沐浴、不擦洗了？」

「他们不用心。」

我翻身，面朝他：「我也不用心.....」

鼻尖擦着鼻尖而过，宋仪亭与我半寸距离不到。他周身很热，连呼吸也是热的，尽数扑在我脸上。

意外的举措，两人怔了好一会。

宋仪亭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贴着我的脸道：「你喝的酒好香，是父亲存了很久的御赐陈酿吧？」

我瞧着他的鼻子：「真灵。」

他遗憾道：「我惦记多少年了，真想尝尝。」

「不能喝。」

太医再三叮嘱，不可沾酒，不可行房事。

宋仪亭盯着我的唇：「尝尝你嘴里的，也不可以吗？」

我在他的目光里红了脸，想着怎么挣脱时，响起敲门声。

宋仪亭不耐烦：「谁？」

「二爷，夫人差我来问，二奶奶身体可好？二奶奶吃了酒，夫人命我送了养胃的汤来。」

宋仪亭的好兴致快没了：「不用了。」

门外的丫鬟声线打颤：「二爷，夫人还交代，二爷要谨遵太医叮嘱，切记吃药。」

一句话点到为止，提醒宋仪亭他还是个病人，得遵医嘱。

宋仪亭果然恼了：「滚！」

丫鬟在一声骂中麻利走远，我憋着笑，推他：「等你好了，我去给你偷出来，你喝个够。」

平日我们偶尔也有稍稍亲昵的举动，但是我有意避开的话，他从不强求。这次很反常，他抱着我不撒手。

「我就想今夜尝尝。」

「我总不能今夜给你偷吧？」

宋仪亭的手摩挲我的脸，摸了许久后，陡然换了话锋：「我不要妾，今生今世都不要。只你一个。」

我被说了个措手不及，愣愣地看着他。

他的眸光闪动，在灯下柔成了两汪水。他的指腹摸上我的下颌，而后抚过来摁上了我的唇。

他轻轻吞咽，声儿低沉：「只你一个我都疼不了，叫我夜夜抓心挠肝，何来的功夫搭理旁人？」

婚前，嬷嬷教得再好，也只是虚的，而今面对宋仪亭实打实的情意，我到底慌了。

「琬琬。」他很少叫我的名字，这一刻却叫得顺口。

我不敢大声喘气，一是怕伤到他的腰，二是怕勾起他的火，手脚也不敢动。

他没听到我回答，又唤一声：「琬琬？」

我轻声应了他。

他展颜，眉眼笑开了：「给为夫尝尝这酒吧，为夫馋了。」

我无法拒绝满眼笑意柔情脉脉的宋仪亭。他跟平日里那副坏脾气的样子不一样。我抱在怀里的这个人，此刻是鲜活的、不屈服的，是有欲望的。

我伸手勾住他的脖子，昂下巴：「残留的不多，你要的话，全拿去。」

「足够了。」他说着低头，吻住了我。

他哪里是贪酒。

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已。

我怕他又咳，伸手抚他的胸口时，他攥住我的手。

「琬琬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要。」我瞬间明白宋仪亭的意思，赶忙拒绝。

御医再三叮嘱，此事最容易复发腰疾，我断然不能在他的病有起色的时候冒这个险。

宋仪亭强硬了二十多年的硬骨头在这一刻化成一团绵软，近乎央求着，「我只看看。」

他鼻尖轻碰我的鼻尖，像一只讨食的小狗。

他嗓音沙哑：「你允了吧？求你。」

怒的宋仪亭，笑的宋仪亭，放下身段求人的宋仪亭，在这一夜尽皆展现。不论哪一个，都是我的夫君啊。

我不忍他煎熬着求饶般讨要一点好处，点头：「好。」

他掌心覆上我的手，浅笑着，暖声：「吾妻甚美。」宋仪亭欣赏不够，挪了挪身子，抱住了我。

我想过。但不是欲望，而是憧憬。

少女怀春，总有些更隐秘的期盼在细密的心思里头。盼望自己夫婿床第之上温柔体恤，盼望自己能得夫君宠溺，盼望自己能在夫婿的掌心里化成水、绽成花。

而今，我憧憬的，都成了现实。

宋仪亭闻言笑了：「娶你那日，我闹了好大的脾气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」

宋仪亭抚摸得我筋骨绷直，可是身体又止不住地发软。

我不敢侧首，不敢动，问：「为什么？」

他说话吐息就在我耳侧：「我记得张大人家的女儿不过是个小丫头。」他回忆往事似的，「我曾在长街上见过你，只是你不记得了。你那时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，逢人便害羞，直往你父亲身后躲。所以我怎么算，你也未到嫁人的年纪。而我病入膏肓，娶你就是害你。我不舍一个好端端的小姑娘跳进这个火坑。」

「可是我们八字相合，是天定的姻缘。」

「你信吗？」

我想了想，认真道：「以前不信，可是见到你而今一天天地好起来，便信了。」

「琬琬若是信，那我也信。」

他揽我入怀：「也许真是天定的姻缘，让我娶了你。」宋仪亭说令人耳红面赤的浑话，「怎的跟蜜桃儿一样润。」

他没把我怎么样，却勾起了我的一团火。少女的憧憬变成欲望，我呼吸都乱了节奏。

我转身投进他胸膛，不自觉地说话带哭腔：「宋二郎你王八蛋，你欺负我。」

他指尖点在我脊柱上，跟数脊骨骨节一样。他笑：「再等等，等吃过了这服药，身体再好点儿，定然欺负得更甚。」

三、圆房

重阳临近，四弟从边塞回来，家中更加热闹。

四弟打小儿最喜爱他的二哥，回来不到半晌便去了东院，说得是家国大事，我听也听不明白，索性来前院跟妯娌聊天。

女眷热闹哄哄，不知怎么的说到了子嗣之事上。

而今宋仪亨的病好起来，婆母不再为这事担忧，不少精力放在了我们几个儿媳的生养上。大嫂有个女儿，好歹还能应付婆母两句，我和三弟妹沈月如就少不得挨说。

许是我年纪比沈氏小，婆母撇开我直接说沈月如，一点儿也不似平日里怜惜：「老三不似老四在外头，他天天在院里，怎么你俩就没点动静？」

沈月如最怕婆母说这个，面上笑着，背地里攥着我的手直挠我手心。

婆母愁眉苦脸的：「那日我那远房堂姐来，硬给你房里塞女使，我都不知道怎么给你挡回去。」

沈月如一点儿也不委屈：「不劳母亲烦心，儿媳心里有数。」

「有数就生啊。要不然老三天天晃院里，我都看着碍眼。」

大嫂偷偷笑，我也跟着抿嘴。

沈月如一看着急了，不好意思说大嫂，拿我出来当挡箭牌：「母亲偏心，要生，按顺序也该是二嫂先生。」

我愣了，还有这样出卖同袍战友的？

我琢磨着回去后怎么好好骂一顿这个小没良心的妯娌时，她接着道：「二哥如今身体大有好转，眼瞅着就可以痊愈了。而且东院里的人都在说，二哥和二嫂越发如胶似漆，比新婚时还腻。」

她不顾我拧她，心虚地松开我的手，一脸讨好的样儿：「母亲您肯定不知道，这天越冷啊，二嫂越爱往二哥房里钻。什么分房睡，都成幌子喽。」她还撒上娇了，「母亲，你快问问二嫂呀。」

显然，比之三弟和三弟媳妇的事儿，婆母更关心我们东院的。

她老人家径直看我：「老三媳妇说的是真？」

「我.....」

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中秋那日去送暖胃汤的丫鬟说，你宿在老二的房里。」

我站起来，紧张死了：「母亲，我以后不敢了。」

太医吩咐不能行房事，我还往宋仪亭身边凑，不是明摆着让他逾矩吗。

「什么敢不敢的，你想睡哪儿随你。老二的倔性子，自小我就管不住他，而今娶个媳妇，叫他自己管，我才懒得管。」

我不敢抬头，听不出婆母这是生气了还是没生气。

「母亲还是替我管着吧，这小猴子调皮得很，儿子管不住。还得有劳母亲费心。」

宋仪亭的声音蓦地从身后响起，屋内所有人循声看过去，看到宋仪亭坐在门口的轮椅之上。

椅子是木质的，前些日子做好后取回来，他嫌麻烦，赌气不用。

没想到现在不光用上了，还在四弟的帮助下来了前院。

婆母起身，又惊又喜地上前迎宋仪亭，激动得话都说不完整：「儿，我……」三两个字间就落泪了。

宋仪亭进屋，好一阵安抚婆母，而后看着我笑了。

沈月如扯我衣袖：「哎，给你撑腰的来了。」

我低语：「等出了这门，我就好好罚你。」

「罚我什么？」

我没想好，只在宋仪亭的目光里红了脸。在众目之下，他这样宠溺地瞧着我，还是头一遭。

「我针线活儿好，给你孩儿做双虎头鞋吧？」她杵杵我，「还说你俩没有恩爱似蜜，老二看你看得眼睛都直了。我看这孩子，你得比我早生了。」

我不搭理她，羞涩地垂下了脑袋。

晚饭在前院吃，第一次全家人聚在一起吃这么大在阵仗的团圆饭。

听闻宋仪亭也在，公爹特意从宫里提早回来。饭间其乐融融，我仗着公爹心情好，替宋仪亭讨好处：「父亲，您那几坛御赐

陈酿，还有吗？」

「御赐陈酿？父亲您宝贝着一直不肯给二哥喝的那几坛吗？我也想沾沾光。」四弟嚷嚷。

「我也想尝。上次没喝够。」三弟开腔。

屋里七嘴八舌，公爹无奈，差人去取。

宋仪亭在桌下悄悄攥我的手，低声道：「我喝不了。」

我冲他眨眼：「喝得了。」

他不明所以。

我反手牵住他：「我昨儿问过太医了，这服药吃完，可以停药半月。这半月你可以尝点儿你平日贪嘴却吃不到的东西。」

宋仪亭看着我不说话，一本正经的模样。

「怎么了？」我与他十指相扣，耳语，「能喝到馋了许久的酒，开心坏了？」

屋里热闹，他趁着没人搭理我们，又说浑话：「可是我最馋的是你。这个今晚也能尝吗？」

我一口茶下肚，憋红了脸。

宋仪亭说话轻声细语：「御赐陈酿还没喝上，我娘子的脸倒先红了。今儿你可是红了数回了。」

.....

家宴结束已晚，天黑了下来。房中床褥准备整齐，不知道是哪个丫鬟当值，粗心大意的，床头又错点了一对儿鸳鸯红烛。

我懒得骂，吃了酒后脑袋晕乎，直想往宋仪亭的床上躺。

宋仪亭酒量本就好，再说那几口跟尝味道似的，他没有一点醉意。

我睡不着的时候折腾他，而他兴致好的时候则会折腾我。我侧身睡着，他单臂环着我，轻吻我发鬓：「琬琬，我想沐浴，想更衣。」

我困得不想睁眼，揪着他的衣衫闻了闻：「今晨刚换洗的，干净。而且身子我给你擦过了，明天再洗。」

「就今晚。热水我已经命人备好了，你就替我洗洗，」他软声讨好，「好么？」

我睁开眼，鸳鸯红烛晃得眼睛酸涩。

我打个呵欠：「好吧。」

给宋仪亭沐浴已经成了我的日常之事。婚后他完全不让下人着手自己的贴身事，全依仗我一个人。

好在他泡在浴桶里时就会格外乖顺听话，泡得舒服了，唇红齿白，外加皮肤本就白皙，俏丽得不似个遭受过边关风霜的男子。

他乖顺时会给我讲许多他之前从不提及的故事。尽管他从不自夸，可是他的骁勇与智谋，总在这些故事里慢慢显露。我好爱故事里的他。

他在重拾过去，也在憧憬未来。

给他洗完夜已深，我拖着疲惫的身躯爬上床榻，窝进他身侧。

我嘀咕：「不回隔壁了，那屋太冷了。」

宋仪亭发丝还是湿的，靠坐在枕上翻那本没看完的兵书，看我嘟囔着往被窝里钻，低首：「也没打算让你回。」

我迷瞪着眼抬头：「额？」

「厢房的床褥我叫人撤了，以后你宿这儿吧。秋冬夜里凉，你这手脚总是冰冷冰冷的，让人总惦记着你睡好了没。」

我抱着他的手臂谢他：「有劳夫君。」

灯下，宋仪亭目光炯炯地看了我好一会儿，将书放在枕侧，伸手拨我搭在额前的头发：「我担了夫君的名，却没有能力保护你，遑论为你出生入死，就是在夜里给你暖暖手足都是奢望。」

他的语气里难掩伤心，我心疼，主动伸手环上他的腰，安抚他：「你已经对我很好了。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这都是我之前不敢想的东西。」

他抚着我的眉眼，笑道：「你与我在一起，原来是图这个啊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抬眼看他，「图你这个人。你呢？你如此待我好，是为什么？」

「为了什么？」自问一句，他微微侧着脑袋，想得极认真。好一会儿后，他答：「为了活着吧。」

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眨着眼看他。他的指腹在我眼睫上，睫毛快要蹭在上面。

「久卧在此，数年间没有一日是开心的。我总觉得这一辈子哪怕不是征战沙场博得功名，也好歹得像一个人一样活着。可是遇见你之前那些年，我活得毫无人样。躺在这里任人摆布，哪里会有尊严，哪里又会有活下去的信念。」

宋仪亭话说得沉，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叹气，而是扭头看我：

「可是你来了，我就得活下去。」他眼里带笑，「我不能让我新进门的小娘子守寡，是不是？她还小，要是真守了寡，保准天天跟在新婚夜似的，哭鼻子。」

我否认：「我没哭。」

「那怎么红眼睛了？」

「那天太饿了，饿红了眼。」

宋仪亭被我彻底逗开心了，指腹挪开半寸，打量我：「那我看，今日眼睛红了没？吃饱了没？」

我搓搓日渐圆润的小肚子，答：「饱了。」

「那既然暖了，也饱了，我们做点其他的事情？」

「不要。」

宋仪亭哪容得我否决，说话间抚在我眉间的掌心覆盖下来，遮住了我的眼睛。

他像中秋那夜一样吻我，半湿的发丝垂在我颈侧，就跟吻我的脖颈似的。

他说话轻喃：「琬琬，我命人点了红烛。洞房夜相欠的，今夜补上。」

尽管早被他脱过衣衫，看过身子，可是我还是害羞。我的脸在他的掌心里发烫，从吻里挣脱出来，深喘不止。

他取开手，烛光映在眼前。

他生得好俊，一如在洞房夜初见他时那般清朗俊逸，只是比当时胖了些。

我紧张得不敢动，发憊间被他褪去了衣衫，我才反应过来，猛地担心他：「小心旧疾。」

「我有分寸。」宋仪亭掌心托着我起身，教我与他相对而视。

我又羞又臊，不敢直视宋仪亭的身子。我结巴：「可是.....我忘了。」

「忘了什么？」

「忘了教习嬷嬷教的了。」

宋仪亭温柔至极：「我教你。」

.....

我有两次洞房夜。

一次和衣睡在宋仪亭身侧，醒来后天还没亮，听见他沉沉叹气，心里满是阴翳。

一次不知羞地趴在宋仪亭怀里，闹了一宿。他不再叹气，因着不小心弄疼了我，所以柔情蜜意地哄了我一宿，说了一宿的情话。

醒来后天大亮，宋仪亭安稳躺在我身侧，呼吸匀称舒缓，早没了重病时的深咳。

眼波似水，眉峰攒聚，他的五官如画般美丽。

我忍不住伸手描摹，欣赏美景。摸到唇边时，实在好奇：「相公，你儿时得有多好看，才能长成现在这般容颜？」

宋仪亭唇瓣殷红，齿尖想咬我的手指时被我避开，咬了个空没咬到。他不失落，反而笑言：「想知道我儿时的模样？」

「嗯。」

他伸手摸上我的小腹：「咱们生个儿子，不就知道了？」

番外：

雪来得晚，小年那天，才洋洋洒洒下下来。

张琬裹着厚厚的衣服从沈月如院里回来时，在门口迎面撞上屋里的丫鬟。丫鬟说小少爷去了前院，贪祖母身边的宫廷糕点，一时不想回来。

张琬觉得挺无奈的。三岁半的儿子不算大，可是贪嘴这个毛病跟她如出一辙。只是娘俩长得不同。

儿子越大，模样越似宋仪亭，尤其那口鼻简直一模一样，鼻梁挺翘，唇瓣殷红，白嫩嫩的皮肤惹得沈月如都替自己的女儿眼馋。

她还未进东院门，便听到院里有人叫她。叫的是闺名，温温柔柔的：「琬琬。」

张琬恍惚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这么叫她的只有一人——自家夫君。

可是宋仪亭出征一年了。前些日子还传言说不班师，宋仪亭兄弟二人得在边关过年。

「琬琬？」

又是一声，叫得真真切切的，张琬错愕不已，猛地推开了门扇。

院里廊下，宋仪亭长身而立，看到张琬进门，一步三阶跨下去，淋着大雪拥住了张琬：「去哪儿了？我找了许久。」

张琬恍惚，以为自己做梦了。

宋仪亭抱着怔愣的人：「我回来了。」

他说话间吻上张琬的发鬓，吐息是热的，身躯也是热的。张琬才慢慢知觉，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回来了。

「你怎么回来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不是说在边关不回来过年吗？」

宋仪亭亲吻张琬的眉梢，想吻上唇瓣时碍于还在院里，忍了又忍：「皇上说我们兄弟二人只留一个在那儿就行，四弟不想回，所以我便回来了。」

张琬觉得自己欠四弟的人情挺多：「他又照顾我们夫妇。」

「哪是照顾？他巴不得不回来呢。」宋仪亭鼻尖轻碰张琬的鼻子，「塞上姑娘美，四弟被佳人留住了心。」

「那你呢？佳人怎么没留住你？」张琬玩笑道。

「留住了啊。我的佳人在我院里。」

张琬抿着唇笑，桃李之年，越发美丽，惹得许久不曾见的宋仪亭看直了眼。

张琬被看得不好意思，往宋仪亭怀里躲：「去见过母亲了吗？」

「见了。」

「儿子也在母亲那边。」

「见着了，长得颇快，就是见到我认生，往人后躲。」宋仪亭轻抚张琬的发丝，「跟你小时候一般胆小。」

「他胆儿大着呢，只是许久不见你，猛地见到给唬住了。前儿夜里我哄入睡时，他还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委委屈屈地跟我说，他想你了。」

「那你呢，想为夫吗？」

张琬含羞，脸靠在宋仪亭胸前不说话。

宋仪亭不等张琬回答，自顾自言：「琬琬，我好想你。但凡有所闲暇，就止不住地挂念。」

张琬抬头：「不是见到了嘛。」

抬眼间，看到白雪落了宋仪亭一身，黑亮的青丝上沾染白羽般的雪花，一瞬白头。

张琬觉得自己嫁给宋仪亭似乎太久了，夫妻二人恩恩爱爱，恍惚已过百年，就此双双白了头。

可是又觉得短暂。

大婚就跟发生在昨日似的，将军府的聘礼流水般往张家送，张琬坐在花轿里懵懵懂懂，袖中藏着一颗被体温焐暖了的饴糖。

那颗饴糖是张琬留着果腹的，却在新婚夜被自己的夫君吃了去。

许是饴糖太甜了，滋润得婚后的日子也甜得如蜜。

张琬轻轻为宋仪亭抚去额前的雪，轻声：「回屋吧，这儿冷。」

宋仪亭道一声「好」，打横拦腰抱起张琬，朝屋内而去。

.....

沈月如后脚跟着张琬过来，手里拿着早早绣好了的虎头帽。

东院门开着，院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雪地里有一行快被雪掩盖了的脚印。

她倒一点都不好奇，以为张琬又跟以前一样，贪睡晌午觉忘了关门。

沈月如在廊下收起伞，准备敲门时被骇在了原地。

门内动静不小，宋仪亭哄诱着说些令人面红耳赤的浑话，惹得张琬哭得更凶。

沈月如犹如被雷轰顶，往后退了三步，惊在当地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院里的丫鬟轻手轻脚过来，低声恭顺询问沈月如是什么时候来的。

沈月如杏眼瞪得浑圆：「我.....」

丫鬟解释：「二爷回来了。」

沈月如把手里的虎头帽往丫鬟怀里一塞：「给二奶奶，她刚忘了带过来。」她说罢扭身就走，大冷天的，被吓出了一身汗。

出了门撞上自家夫君，沈月如当即要哭了：「相公，太可怕了，我.....我.....」

「怎么了？」宋仪恒揽着沈月如，「听闻二哥回来了，我来看看他。」

「别看了。」沈月如惊魂未定，抱着宋仪恒低声道，「里面鸳鸯戏水呢，去了臊你出门。」

宋仪恒：「.....」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